

吐一吐你的“行业苦经”

要不别干了!

徐瑞斌(杂志编辑)

舒淇因为力挺甄子丹被翻出早年裸照,这不奇怪,中国有着丰富的“斗人”文化,其中“揭老底”“超限战”是惯用手段。高晓松路见不平挺舒淇,发了一条微博,效果之佳倒是出乎意料,一时间网上“高晓松”体流行,全民克隆之,没有人再去注意舒淇了。

网上铺天盖地的“高晓松”体,给人第一感觉是没创意,基本都是生搬硬套。比如人家高晓松“顶三五载虚浮名”,你顶得着吗?居然网编、股民高晓松版也都顶起了“若干载虚浮名”,试问这些群体中,有几个出得了名?

除了创意缺失,纯属凑热闹,众多“高晓松”体作品也反映出国人爱好与职业的不匹配,以至于敬业精神普遍不足。你既然这么厌恶自己的职业,为什么不改行?不跳槽?一辈子边怨边工作岂不是受虐狂?

我曾经写过一篇博文,对于公务员福利好、退休金高,工作强度却远低于外企、民企略有微词,不料引来了不少人评论,大多数表示有同感,也有几位义愤填膺,因为他们就是公务员。“我们公务员轻松吗?我们加班加点都是义务的,我们工资待遇远不如外企,我们……”一连串排比句,仿佛公务员是天下最苦的职业,根本没有人愿意干。

“那您为什么不辞职呢?”我如此回评,可是都没有得到回应。

许多热门职业都是如此,其从业人员大倒苦水,然而却没有谁愿意剪断这些“烦恼丝”去干自己喜欢的事。如果他们担心自己走后后继无人,大可不必,因为这些职位往往几百人争一个,根本不会缺人。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抱怨都是矫情。我以前在某公司跑业务,工作强度大,待遇低于同行,不免时常抱怨。某天,经理找我谈心,告诫我“为了自己,也不能抱怨”。原因很简单,你四处怨天尤人,自己说得很舒坦,别人会怎么看你?这么一份一无是处的工作你都干得下去,可见能力有多差?你若不是担心辞职后会饿死,恐怕早就另谋高就了。

有部前苏联电影曾经很流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同样的,现代都市里一个身体健全的弱者也会被人鄙视。如果你觉得工作很不满意,就跳槽、就改行。没这个能力,赶紧进修练本事,千万别把时间耗在抱怨上。

欢迎来信

近日,即将毕业的研究生钟丽通过了一家单位的笔试与面试,完成体检后,钟丽以为入职前的准备工作结束了,却没想到她又接到了单位通知,要求她去医院接受心理评估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她有轻微强迫症和抑郁行为,并经常伴随焦虑感。

入职前要不要进行心理评估,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观点不同。用人单位通常认为应聘者的心理健康比技能更重要,求职者则担心心理健康评估给自己贴上“心理或精神有问题”的标签。对于心理咨询和心理评估,你持什么态度?欢迎来本报《职场方圆》关注入职心理评估。

(截稿时间:4月23日上午9时)
来稿请发 E-mail:
zcfy@wxjt.com.cn
电话:52921231

【下期预告】甄嬛现象

近日,艺人舒淇因遭到网民攻击删除自己的全部新浪微博并取消了全部关注,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发微博高调挺舒淇,字里行间道尽光鲜背后的辛酸:“我们这个行,卖身卖艺卖青春,用欢笑泪水,献爱与自由……顶三五载虚浮名,挣七八吊养老钱。终归零落成泥,随风散去。观众总会有新宠,不复念旧人。看在曾带给大家片刻欢娱,能否值回些人间温暖?谢谢。”

“高晓松”体迅速蹿红网络,并引发各行业人群跟风仿作诉辛酸。哪个行业没有自己的辛酸与泪水,没有别人看不到的委屈?

好与不好,都接受

说到老板,很多人会觉得风光。我就是一个小老板,可我不风光很窝囊。

我曾自嘲儒商。儒商堪比儒将,谈笑间“檣灰飞烟灭”,而我是谈笑间“灰头土脸”。甲方是上帝,上帝长了张孩子脸,一天三变。刚刚信心百倍地做好了设计图,对方看都不看就要我重来!逢年过节,员工开心地拿着红包放假,我却到处烧香拜佛陪笑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哈着永远直不起的腰。

当初开公司,为自己,也为朋友。我虽不能像梁山好汉那样与朋友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却是想要一块儿成就一番事业的。随着

业务的扩大,我发现我的公司成了培训基地。自己手把手培训出来的新人,好不容易独当一面了,却面带微笑地与我道声再见。很多员工,不比能力,只比薪水。他们的理由让人心寒,有能力的还能任你驱使?

人人都说老板好,只有辛苦忘不了。这种辛苦,是身心两方面的。竞争对手出奇不意就杀你个片甲不留,你得醒着、警着,就连做梦也不能安生。可不论你怎么忙,员工都认为老板清闲,你这厢火烧眉毛要个方案,他那厢切个屏就换个游戏,像老鼠逗猫,让你干吹胡子干瞪眼。

说到钱,我真不愿意说到钱,

“无冕之王”被恐吓

哪个行业能只有风光无限?前段时间流行“蓝精灵体”、“苦逼体”,各行高手纷纷现身,一时间,仿佛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就说我自己吧,被很多人尊称“无冕之王”,其实只是台面上的客套话。人家内心的真实独立恐怕却是“防火防盗防记者”。为什么要防记者?我是做社会新闻的,接触的相当一部分是不怎么阳光的事情,所以几年来也频频受到骚扰、恐吓。

最离谱的一次,一个连我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的人,也跑到单位里诬告我因为在某地提出的无理要求没得到满足,所以放言威胁,并“言出必行”,果然火速发表批评报道,公报私仇。让我吃惊的是,领导居然没有调查,就相信

做一行厌一行。这种感受,大概跟男人对老婆的感受相似,老婆是人家的好,工作也一样,永远是别人的那份好!

我自然也不能免俗,若有人问我做什么,总会含混地说,做设计的。如果对方很有毅力地追问到底,我才会很不情愿地加上两个字:服装。

接下来,如果对方是男人,肯定会说:“女生做服装设计,最适合不过了。”若对方是女人,一般都真心羡慕地大叫:“啊!服装设计,你是不是想穿什么衣服就可以穿什么衣服了!你们会不会给自己设计衣服?”每当此时,我只有真心的苦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很多朋友问,“你的婚纱是不是自己设计的?”



插图 镜任

千人伊面(建筑工程师)

可说与不说,它就在那里实实在在地折磨着我。从前当员工时,我没感到钱是这样紧。前期投资不易,后期回收更难。现在是活好干,钱难要,多年的杨白劳也许就成了“杨白捞”。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什么都能丢,面子不能丢,基本的排场还得撑着。这倒不全是虚荣,也许是给自己壮胆吧,告诉自己,我撑得下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书房里,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白天悠悠走四方,晚上熬油补裤裆。不觉好笑:每种职业都有它的不堪,与其吐槽,不如纳槽,接受所有的好与不好。补好了裤裆,明天继续悠悠走四方吧。

小q(记者)

谈。领导好意保护,出面抵挡,与作坊老板坐而论道直至深夜11时。最后,老板见各种伎俩施展无果,突然站起身,掏出手机,一边对着领导办公桌侧板上贴着的一张部门全家福拍照,一边向领导套话,想搞清楚其中哪个人是我——当然,老板拍照不会是“仰慕”我那么简单。他早已放过了话,我的曝光,让他“手下十几个民工没了饭吃,他们也会让我没有饭吃”。

第二天听到这段转述,我不算吃惊,毕竟类似的恐吓也陆续有过。不过,上下班途中还是留心了一下,免得被人盯梢。幸好,邪从不来压不了正,我始终安然无恙,仍在继续从事对坏人坏事的曝光。

职业逛街不轻松

蓝色咖喱粉(设计师)

瞬间上升。可我们这是做功课,光看不买型的:一边看,一边脑子要高速转不停,要注意当季流行色,要观察哪个品牌哪款销得最好,要研究面料材质,要比较版型,有时碰到特别有意思的细节要牢记下来,然后赶紧躲到洗手间将其用纸笔还原出来……

这就是职业逛街,能逛到你吐,更别谈乐趣了!

这倒也罢了。最要命的,还是所有的设计都得迎合市场,而不是设计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前段时间跳槽,老板本人看起来很有设计范,也算是服装专业科班出身的,

从教30年,种种无奈心如肚明。

职称评定就让你够纠结的。我们的职称评定是分配名额的,和是否具备条件无关。即便大家都具备了条件,由于名额限制,也不能保证都上。正是这种特殊的评审程序,把你拖入了尴尬的境地——尽管一百个不情愿,你也不得不放下斯文,弯下脊梁,求主任、找校长、跑局长,好话说尽,笑脸陪光。经过一番“努力”,当你终于如愿以偿后,你却高兴不起来。面对一样具备条件而被“限制”掉的同事,你像做了小偷一样的难受。

现行的学校人事制度,也叫你憋屈。到任何一所学校去看一看,几十年不变、一直在教学第一线的大凡都是那些教学上出类拔萃的——谁让你教学优秀呢,既然你是教书的料,那就对不起,老老实实地站在三尺讲台吧,学校的升学率需要你。而那些缺乏灵气,或者一开始就没想要上好课的主,因为课讲得不好,那就去行政部门当个助理或者干事吧。这样,离领导近了,跟领导熟了,几年耳濡目染,弄个部门领导的位子也就顺理成章的了。

这些也罢了,更多的无奈还在后头。如今的学生个个都是“小皇帝”,他们只需要“关心爱护”,但断不可以“严格要求”。他们“骄横”起来简直就是“帝王”,但心理却又脆弱得像根丝线。笔者有个在高校任教的朋友,有一次仅仅是因为批评学生时话稍重了点,这名学生竟然拍案而起,拿出一副要和她拼命的架势。我的朋友只好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给这名学生“赔礼道歉”。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学生的家长都赶到学校,要为自己的孩子“讨说法”,我的朋友只好又是一番“检讨”。最后,还得领导出面做工作才算完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没有了“传道、授业、解惑者”的神圣与尊严。一天又一天,你拖着疲惫的躯体,从一个教室赶到另一个教室,还必须先得完成整理讲台、擦黑板这些“日常工作”后,才能正常上课。在你做这一切的时候,学生们大多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你。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你应该做的,因为你要给他们上课,你不做谁做呢?

更有甚者,在今天的课堂里,你传授多少知识已不重要,但你必须保证他们通过考试。一纸复习大纲是不作数的,你要帮他们做好答案,印发给他们……

打住打住,教师的困惑与无奈何止这些,还是不说了吧。看来人在职场,“行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教师的困惑与无奈

徐亚斌(教师)